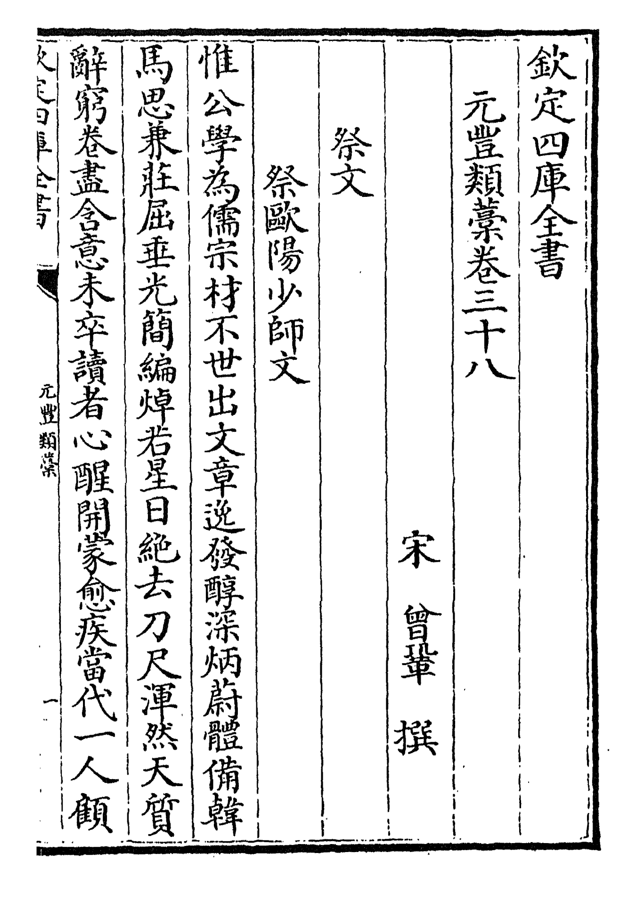


集部



元豐類藁卷三十八

宋 曾鞏 撰

祭文

祭歐陽少師文

惟公學為儒宗材不世出文章逸發醇深炳蔚體備韓馬思兼莊屈垂光簡編焯若星日絕去刀尺渾然天質辭窮卷盡含意未卒讀者心醒開蒙愈疾當代一人顧

無儔匡諫垣抗議氣震因遹鼓行無前跋疐非恤世偽
難勝孤堅竟窒紫微玉堂獨當大筆二典三謨生明藏
室頻挫彌厲誠純志一斟酌損益論思得失經體慮萌
沃心造膝帝曰汝賢引登輔弼公在廟堂尊明道術清
靜簡易仁民愛物斂不煩苛令無迫猝樓置木索里安
戶逸櫝斂兵革天清地謐日進昌言從容密勿開建國
本情忠力悉卯未之歲龍馭飈欻再極大艱垂紳秉笏
乾坤正位上下有秩功被社稷華夷召畢公在廟堂總

持紀律一用公直兩忘猜狔不挾朋比不虞訕嫉獨立不回其剛仡仡愛養人材奬成誘掖甄拔寒素振興滯屈以為己任無有廢咈維公平生愷悌忠實内外洞徹初終若一年始六十懇辭冕黻連章累歲乃俞所乞放意丘樊脫遺羈馽沉浸圖史左右琴瑟氣志浩然不陋蓬蓽意謂百齡重休累吉還幹鼎軸賛徽計密云胡傾殂憖遺則弗聞訃失聲背淚橫溢龥冥不敏早蒙振祓言繇公誨行繇公率戴德不酬懐情獨鬱西望轜車莫

持綱維公犖犖德義譔述為後世法終天不沒託辭叙心曷究髣髴

祭王達龍圖文

惟公有獨立之志不羈之材揚旌閩楚按節江淮止如山淵動若風雷衆皆畏其施設曾孰測其津涯若夫拯急難於水火下儁傑於蒿萊越拘攣而不惑豈淺狹之能偕至於稱物引類興言寓懷遠參騷雅近雜嘲諧麗兼組藻美軼瓊瑰皆足以聲駕多士望隆九陔然而位

不過郎中名不過直閣流落白頭委蛇一壑豈人事之
當然信命存於冥漠昏愚不肖早辱公知拊循愛勉施
及其私聞公之逝惻悽歔欷戴德莫酬寓薦以辭

祭張唐公文 熙寧六年六月一日

維公作德于躬實方實厚實夷實訏實堅實茂彼嗜而
爭我有不惑彼嫵為朋我肆而特我抗其辭維彼之黙
始熸其華儒林禮官迺碩其實侍從之班維帝時咨維
士時附尚其昌言式久在序告疾于朝迺長南服里無

嘆聲士女輯穆以老得謝俶其歸裝車御未驅訃聞四方維余先人公同年友公子我姪又託婚媾實殽于豆實酒于觴馳辭告誠維以永傷

祭孔長源文

嗚呼長源拔迹孤艱刻志勵力升德自幽迺不家食燕其壽毋歸養以色興其士友跂我淳則微獨考古載辭于策亦從爾知有婉軍畫為長以舒為將不亟迺使荆粤銓村著職滅熄苛嬈蘇僵博瘠會稽之治里無猝迫

初以詆去民實戴德卒還省部廷論之直維曰將歸東符之析孰云不幸奄與生隔有親九十世為楚惻維其篤行匪矜匪飾其彪為文其霈為澤天與厥後賢能交蹠有實有華光長譽白善豈無勸慶焉茲得維我與公綢繆平昔詩書討論相求以益我試于鄉自公考擇彌久彌親情隆意獲聞公之訃泫然心盡馳奠千里寓陳悃愊

祭王平甫文

嗚呼平甫决江河不足以為子之高談雄辯呑雲夢不足以為子之博聞強記至若操紙為文落筆千字徜徉恣肆如不可窮祕怪恍惚亦莫之係皆足以高視古今傑出倫類而況好學不倦垂老愈專自信獨立在約彌厲而志屈於不申材窮於不試人皆待子以將昌神胡速子於長逝嗚呼平甫念昔相逢我壯子稚間託婚姻相期道義每心服於超軼亦情親於樂易何堂堂而山立忽泯泯而飈馳訃皎皎而猶疑淚沈沈而莫制聊寓

薦於一觴籑斯言而見意

祭宋龍圖文

嗟乎次道公之（一無之字）於古今典章沿革得之於心山藏海積又於舊聞隱顯纖悉析之以口天高日白公在朝廷羣公百司解惑釋疑公為蓍龜公在太史維僚與屬正繆辨訛公為耳目今公亡矣廷有大議問故事者衆失其歸國有大典考前載者人失其師況公行不絕俗而動有常度言不忤物而辭無可疵靖退之風愈老而

彌邵方直之操自信而不回至於篤友尚舊比義親仁追往烈而競逐豈庸態之能儕然而蚤蹈儒館晚委蛇於從臣曾未得歷禁林之獻納任廊廟之彌綸何鸞儀而鵠峙忽飈逝而星淪哭公之喪者客不絶於門庭弔公之家者使相望於道路維昏鈍之少與獨綢繆而有素淚淋浪而莫收情忉怛而奚愬嗚呼唐李五君史曠其録公蒐亡而集賫蓋旁羅而遠屬至於帝宅神州祖功宗德咸在筆削具存方冊爭日月之光輝與天

地而終極則公位雖屈而未盡名益久而逾章彼富貴而磨滅豈得公之毫芒纂余哀而以此聊寓薦於一觴

祭亡妻晁氏文

子有仁孝之行勤儉之德宏裕端莊聰明静默窮達能安死生不惑可以齊古淑人為世常則歸我之昔明年始笄言無疵悔動應衡規親疎悦慕稚艾嗟咨事姑之禮左右無違服難體順惟日孜孜諧我屬人又篤以私有犯不校有勞不施人隆己約乃以為宜衣有穿弊珥

無光輝曰順吾性餘復何為紛綸世務偪仄羣疑子陳得失効若蓍龜及其既退婉婉其儀不矜以色不伐以辭幽閑深謐度量誰窺吾貧口衆智不繼資脫粟藜藿具無鹽醯人不堪憂子獨怡怡綰綜雖愛不偏以慈訓誨惟謹曰宜幼時我扶我翼共處窮羇鋤荒補漏細大無遺嗚呼天禍我家降集凶厲始來京師辛丑之歲子之方壯疾疢中傷執云此日一女先亡子雖自達病豈宜然自秋至春有益無痊迎醫市藥我力為殫術寧非

善不勝于天將逝之夕逆知其期語論自若精神不衰

徧召室人告以長歸嗚呼哀哉父失賢女姑亡孝婦子

喪嚴師吾虧益友時歲雖往悲酸則新禫月之終奠此

一樽教養二子期獲予心時良迻子託葬先林言如不

復誰為我人長號叙哀寓以斯文

祭晁少卿文

鞏蚤以孤蒙與託嘉好自始迄今踰二十載繾綣相與

義厚情親會合乖闊則有書問開紙披辭猶若際遇不

意今者公遽淪亡得訃㰡欷涕隨聲發海濵獨哭心與誰言仍聞歸旐旅次餘杭隅此濤江寓陳溥奠公乎知否已矣奈何

館中祭丁元珍文

嗟乎元珍别子幾時孰謂子往無復來期子之為人渾厚平夷不阻為崖不巧為機朋僚悦附族黨懐依其動恂恂必應繩規其語諄諄不見瑕疵從事之晝吾無妄隨長人之政彼有遺思其蓄鈎石其出銖錙惟夫學問

富有書詩濡墨操紙寫之文辭春陽蒲野萬物榮滋匪營匪飾疊興并奇既精衆作於詩復尤清新俊逸與古爲儔讀之灑然可破百憂哀烏之秩天祿之遊謂淹已久既晚方收孰云未幾斥置南州書猶未復訃已來投衆爲哀傷況於吾屬初疑終駭哭淚滿目莫緺予棺莫襚予服禮多不及情豈能忘寓辭千里侑此一觴

朝中祭錢純老文

嗚呼公乎窮經及史旁兼百氏廢寢與食不虛寸晷篤

好無倦華顛愈勵强記多識箱輸屋𠊳閣議崇論河垂海委詩賦講説射策三科金馬玉堂經帷三職寒苦自至無憑與翼銓宗再試士曰予歸尹正三歲衆曰予依公於所聞維學之力公於所知則維自得利害之際人鮮能安彼為惴惴公獨桓桓愛惡之情人鮮自克彼有贅虧公為衡石世所並逐公有不求彼囂我靜則莫我尤曾不三事位云未究曾不百年數云非壽殲國之良在列嗟咨隤民之望耋艾歔欷天子聞喪馳使臨視勞

卹䘏孤賙憐乏匱凡我同朝矧曰同志哀由感觸孰知

失涕寓馬在庭薦羞在几公乎來哉寄誠兹誄

祭李太尉文

公先種德碩大于父母宋仁祖維莊懿后公維后姪考

巽姓王入長六師外垣大邦不以貴盈遜悌慈良昭陵

未遠公奄云亡輤車之東致薦一觴

祭致仕湛郎中文

維公早以郎潛安於養志晚而家食曽不待年治績紀

於朝廷行實推於鄉里淪亡未遠窀穸有期竊仰高風敢陳薄奠

又祭亡妻晁氏文

輩無狀遭禍早失賢妻徘徊京師零丁孤宦迺致旅櫬未就先塋夙夜思惟心顔愧怍今蒙恩補外道出東南敢啓蔽宮進登舟御閶闔田阻將致鄉園而輩比至淮瀕迫趨官守其於奉承靈轝經涉大江方復假人經營護視永惟見亮尚頼有靈若夫觸冒川途綫數千里使

保清謚則惟餘休至於推擇吉辰脩嚴葬禮俟得時日敢不躬親惟其鑒之故以情告

代人祭李白文

子之文章傑立人上地闢天開雲蒸雨降播産萬物瑋麗瑰奇大巧自然人力何施又如長河浩浩奔放萬里一瀉末勢猶壯大騁厥辭至於如此意氣飄然發揚儁偉飛黄駃騠軼羣絶類擺弃羈𩍐脱遺轍軌捷出横步志狹四裔側睨駑駘與無物比始來玉堂旋去江湖麒

麟鳳凰世豈能拘古今辟儒鉤章撦字下里之學辭甲
義鄙士有一曲拘牽泥滯亦或狡巧爭馳勢利子之可
異豈獨兹文輕世肆志有激斯人姑孰之野予來長民
舉觴墓下感嘆餘芬

祭王都官文

維公材敏而宏志睎萬里高辭大篇出仕天子主簿于
閩聲駕其長清江之謀矯矯適壯于韶于昇條教出己
伺公所為萬目齊睎奪奸于幽耋吏喪膽悍黨睢睢根

柢卒蘄里謳戶歌惟惸寡獨在右惟監在下惟屬在側惟僚相講戴服將起將昌俞考以難曷赴曷歸忽殞無還公於先人實歡實厚至公諸子輩辱親友於公家行表裏洞知於黨不校於尊不違出升公堂不撓毫髮退從其私婉婉曲折鍾山崢嶸下惟江水昔公此臨委蛇肅履今予六人葬公于此銘輩之為辭貧事倅千里寄誠以茲一篋

祭袁大監文

於乎越蜀荆吳三方萬里公馬騑騑幞印而使蠻墟海聚獄無濫辭峨峨邛僰貨走京師東南之粟風颿乎筰歲塡大倉萬艘尾錯遂副會府肆其心畫出屛于宣以我偃側九卿之行得謝以歸冕弁入里昔時布衣進退則然當世所嗟不貴以驕不富以奢翼翼其行坦坦其衷隤然順退長者之風白髮雖多几杖未隨笑言在耳已哭于帷眷然撫我孰如公尤先人不幸託載公舟我生方屯戴德莫疇蓋醪則微以陳我悲

祭關職方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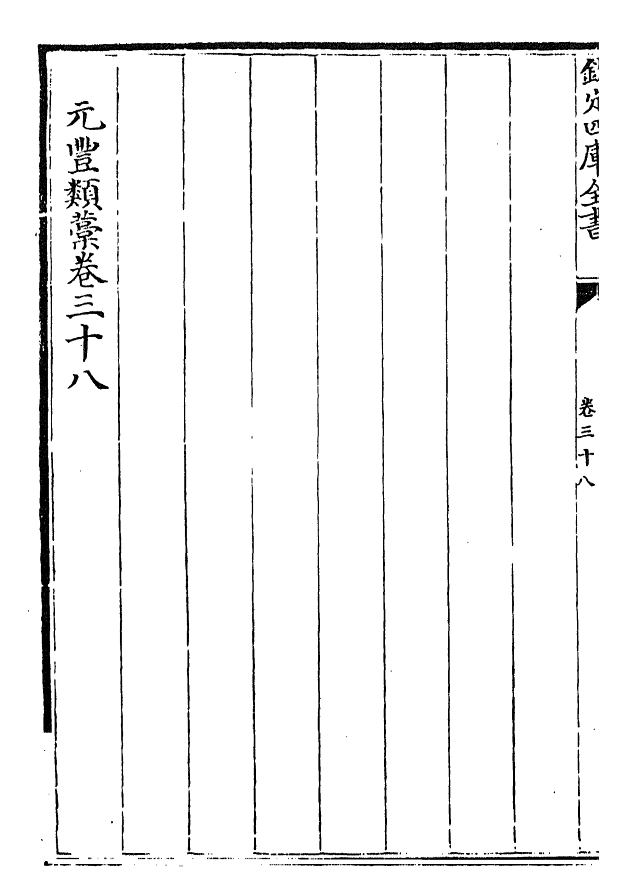
嗚呼關公以文中科以材為吏艱于厥初四十始仕終領兩州其治大肆告老于朝郎官以歸卿士大夫觀望嗟咨孰為公居竹水之寰孰為公園正據湖山公出公休八子侍側仕者大半同時共籍其聲顯揚其習順慈萬石之風百世相差有後如斯世誰能及而況公年躋于八十或如公壽莫如公安履勞撫少其意桓桓拜公以晚見託以姻書猶在几計已及門福祿之全在公奚

憾念昔思來族親之慼弔廬在東遠不及會泣叙斯文千里之外繾綣之情已於一酹

祭黃君文

嗚呼宋且百年號令萬里姦臣黜除尤者擯死巖材里秀驅駕而使蓋君之生有時如此當世之官有微有盛盛者廟堂斟酌王命千隸百司進族退聽出長四方玉斧金乘邦侯衆將傳牒而令微者紛紛或陪或正千品萬名各有操柄人皆敏手捷取能併君獨無求以死終

病同時之人勤營善蓄萬籯儲金萬襲藏玉遺餘野積
不能匱櫝君獨一身衣食常匱兹非其命曷以至兹君
能自達可以無悲親戚念君能不歔欷我之老姑歸君
為婦與君歷年顛沛同有今對其孀寧匪我傷來問來
弔屢至其堂葬君南山冬氣已烈薄醪時羞觴豆肅設
侑以兹文與君一訣



元豊類藳卷三十八

元豐類藁卷三十九

宋 曾鞏 撰

祭文

先君焚告文

鞏蒙昏不肖不能稱先君教誨養育之意賴遺德所及嗣有官禄以世其家今天子始見郊廟加恩朝臣以及其先而先君先夫人咸有官封追榮之賜鞏繫官京師

謹遣弟布肇奉告第至墓次以告

皇妣仙源縣太君周氏焚黄文

肇薄陋獲守緒業常懼失墜賴先君先夫人餘澤有列位于朝今天子始郊加恩羣臣皆得追榮其先故先君先夫人咸被命書贈官封邑肇伏念厥緜不任感慕隷職京師遣弟布肇奉告第黄誥墓次以告謹焚

皇妣昌福縣太君吴氏焚告文

維先君先夫人積德累善肇獲蒙餘澤備位于朝今天

子始郊加恩羣臣皆許追榮其先故先君先夫人咸被
賁書命官封邑而犖方羈於職事不得躬至墓下謹遣
弟布肇奉告第以告

戊午十月展墓文二首

犖去春在江西蒙恩予告得省視松楸今自福州被名
還朝又得便道展拜墓下敢陳薄薦用申感慕仰惟降
鑒俾蒙福於無疆

犖自福州被名還朝得便道展墓敢陳薄薦以下同上

代太平州知州謁廟文

天子不以某不敏使有兹土凡境之内鬼神能福于人敢不恭事今得日之吉始兹薦見惟神之賜使民宜其家及其歲事則某敢不繼自今具酒醴牲牷以報于神神其鑒之

太平州祈晴文

去歲之水其為害大矣民之免於死亡而不為盜賊亦幸而已矣水之既去民於完隄防修疆隴以從事於田

其艱且勞亦甚矣使今歲大穰恐未足以復其力今苗始蒔而雨不止若將又病之民有轉死之憂吏之不能事神治民以降茲沴不敢逃其責然沴之既降非吏之所能扞而止也惟神舊依吾民而食于此土扞患除菑固神之職敢不以告使雨速止而歲有成亦惟神於此土永有依歸惟神其圖之

泰山祈雨文

維泰山歷古至今有天下者巡狩封禪勒成告代莫不

之焉或企足動容卒莫能至實卓璘殊尤神明之地故天下宗焉二典所記其光靈威烈焯示萬世夫豈他山可得而視維齊與魯獲仰而事粒食縷衣莫匪陰施今二邦不雨自四月已訖于茲積水之澤塵起冥冥粟將槁死蝗亦滋生雖政或不良足以致此而百姓何罪宜見哀矜彼撮土之山勺水之川尚能與民為福錫之有年豈如泰山朝出一雲暮澤天下其勢之易易於轉圜而比近託麗顧不能憐殆莫之或告告或不虔夫民之

生蓋亦艱矣無儲與藏重斂煩使歲一不登多瀕於死奸强無知或起乘時聚為盜攘以取誅夷循理安業田間之民亦與俱亡奚可不傷肇受命天子守藩于東敢齋以嚴告于靈宫惟神閔人之病助歲之功霈然下雨變沴為豐尚俾斯民以牛羊黍稷得承事于無窮

泰山謝雨文

臣愚行為時之所背言為時之所輕寡儔少和眇眇煢煢奇於人而如此敢望信於冥冥屬東轅而進謁託斯

文而薦誠眷齊魯之舊邦依大鎮之崢嶸苦旱魃之方驕憂歲事之不登民且瘠於溝壑或椎埋而死兵冀聰明之響荅霈膏雨之宵零言丁寧而上訴心憿恍而潛驚顧不能以諧世將何動夫威靈乃不知夫神與道而為徒雖窅默而難明其虛心也物有來而必應其公聽也無悄愛之常情彼大雖自大小雖謂小吾與善而已矣常一視而持平故微衷得以上徹利澤為之旁行或噫為風或震為霆隱然雷出靄然雲蒸洒甘霔以兼夕

滅害氣於無形葢西極于甸服東屬乎滄溟人盈其望物遂其生黍芃芃而擢秀粟薿薿而敷榮使時沴遂熄年功可成人食豐乎鍾鬴神祀衍乎粢盛民相安於田里吏無用於威刑信大恩之莫報而至德之難名愚所以意激而感深者方涉世之零丁荷降鑒之不昧知忠信之可憑敢因辭以進謝愧抽思之非精

齊州到任謁舜廟文嶽廟云維神以豐功盛德作鎮此方宜有以稱民望

維帝側微之初躬耕此土歷數千載盛德彌新傳于無

窮亭有廟食輩受命出守敢陳溥薦維帝常垂陰施惠此困窮庶使遺民永有依賴

齊州謁夫子廟文

惟夫子言行之所以一作及蓋不可得而學者師仰各以其一無其字材之所及而已輩潛心久矣茲者受命撫封進謁廟下敢陳薄薦式遵典禮

齊州謁諸廟文

維神以功德之美列于祀典受命守土敢陳溥薦惟神

常垂陰施以惠此邦

泰山祈雨文

惟神含德體仁鎮兹東夏興雲致雨澤施八紘今此齊邦近在山趾方夏久旱麥苗將萎吏思其縣奔走羣望而人微言賤不能上動頻陰復散忽巳兼旬念此疲民弊於征斂方歲之富食常不足一遇災害必捐溝壑惟神威烈覆被羣生顧此比州宜先蒙賜豈伊靈眷獨忍遺之是用飭遣士民布誠祠下情窮詞急冀獲哀矜使

一雨霈然則倒懸可解尚其降鑒無作神羞

嶽廟祈雨文

去歲之旱有請于神蒙畀嘉澤田則大稔今春河役發民二萬更迭齎送衆又倍之葢此齊人出者幾半迨其反室維夏之初勞費既深又違穡事夫民數歲乃遇一稔儆之如此其幾尚完今二麥方包而亢陽為虐吏任其咎所不敢逃惟民何辜賴神終惠能致雲雨則實在神尚其念之故敢以告

襄州謁文宣王廟文

鞏獲承餘教列職書林來守此邦敢遵常禮躬謁祠下尚其臨之

襄州謁諸廟文

惟靈功德在人廟食兹土鞏到官之始敢脩禮謁尚期降惠以佑吾民

襄州諸廟祈雨文

今麥苗方出而時澤尚愆冬令交行而寒氣未應嗟吏

治之不善以奸陰陽惟神理之無方能興雲雨是用兢慚以任咎齋祓以乞靈尚期降休以答人望

大悲祈雨文

維歲孟冬盛陽猶亢旱暵滋久陰寒未興吏非循良敢不任咎佛有慈惠則宜降祥是敢躬瀝懇誠虔祈覺蔭俾風雲之奮作致雨雪之漸涵田畞順成里閭安輯仰期真理俯徇輿情

襄州嶽廟祈雨文

自秋不雨方冬尚溫麥田苦於旱乾民室憂於病癘永惟責任内集兢惭惟神作鎮岱宗著靈南夏敢瀝由衷之懇冀田降鑒之仁遂俾膏澤以時祁寒式序畊晦克諧於豐富里閭皆保於靖康尚其垂訓副此羣望

又諸廟祈雨文

去歲之冬時雪不厚今兹春晚膏澤尚微農於稻田待水而種苦兹旱涸人用焦然吏不能有惠於民而惟歲之善則刑清事簡尚有望焉是用瀝懇有禱于神惟神

依人尚其降鑒使霈然下雨以大濟于此邦則人於事神亦曷不盡

薙山祈雨文

自去秋之始至于今春之暮雨不霧霈今麥苗將病稻種未布農事急矣而禱請未効惟神靈應在人是用奔告尚其降鑒大施澤于此邦使民獲善歲而不罹于艱阨則人於報神之賜亦曷敢不虔

邪溪祈雨文

自去秋至今雨常不足今麥苗將槁稻種未布而春既盡矣若又不雨至於十日則麥必盡死稻不可種民將安所寄命乎吏知其急而不知其所以為神知其急而力能為雨者也其亦何惜數尺之澤救民於無所寄命之急乎故敢以請神其鑒之

諸寺觀謝雨文

向者以大田之稼雖多而西郊之雲方密輙伸虔禱盖以為民甫及夏初霈然蒙潤兹展至誠之謝式遵舊典

之傳欽惟神明鑒此精意

邪溪謝雨文

吏能奉法令治獄訟督賦斂而已導和氣致豐年則力不能德不及也故一有水旱則犇禱於鬼神幸蒙降答則自怨以竊食此輩之所不敢不自訟也今茲請雨不能異此獲神之賜敢不虔報惟神之靈德既足以驚動澤施于此民尚終畀之有年則神之依人亦有永賴

雞山謝雨文

廼故秋至今雨不霑足麥苗將槁稻不可種民將無以爲命吏不知其所爲維神能出雲致雨記於古經信於百姓之耳目是用𢑴告果蒙降答廼戊辰雲起西北至夕大雨達於甲戌四境告足麥則滋榮稻可播種民得以託命吏得以竊食維神之威靈大顯于此土澤施大及於斯民敢不嚴報尚其終惠俾歲大穰則人於事神永永其不敢怠

諸廟謝雨文

吏治不能順陰陽時風雨而以歳之旱𦎟告于神頼神之靈時賜甘雨敢不嚴報尚其鑒之

元豐類藳卷三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元豐類藁卷四十

宋 曾鞏 撰

祭文

五龍堂祈雨文

廼四月以旱禱于邪溪蕺山應時得雨麥以豐成稻可播種獨異於他境實維其賜今稻田又乾矣此邦之人皆謂龍虎之河五龍之神禱雨輙應余敢不告神其降

釐大施澤于斯民使獲有年則人於報神亦維無斁無
俾雖山邪溪專美于此邦以作神羞

靈溪洞祈雨文

吏不勝任薦致旱菑禱于山川為黷已甚然稻田日瘁
民命所託夙夜憂懼不知所為維爾有神世載靈德是
用靦顔有請忘其慚羞尚其降祥時賜甘雨俾歲無害
維神之休

又大悲祈雨文

盛夏在辰常暘為沴稻將萎瘁人用嗟憂縣吏治之不明致奸和氣維佛乘之無礙善濟羣生是敢同祓精誠虔祈覺蔭覬滂沱於膏澤俾浹洽於原田用救焦枯實依慈惠

大悲謝雨文

民無常心惟安於足食佛有慧力善救於含生比緣盛夏之辰久苦驕陽之沴懼傷稼穡將致凶飢故仗節之雋良曁守藩之孤陋俱陳精懇虔對睟容果蒙感答之

慈立致霶霈之澤滌除害氣勃起良苗變瘁為榮物遂更生之理易憂以喜人諧望歲之心維是鴻私敢忘昭報尚期降鑒常畀有秋

諸廟謝雨文

吏之罪大矣一切從事於謹繩墨督賦役而已民之所欲不能與所惡不能去自恕以竊食不知其可愧安能使陰陽和風雨時乎故若鞏者任職於外六年于兹而無歲不勤於請雨賴天之仁鬼神之靈閔人之窮輒賜

甘澤以救大旱吏知其幸而已其為酒醴牲餐以報神之賜曷敢不虔維神尚終惠之使永有年則神亦無窮有依于人

諸廟謝雨文

積是驕陽莫救稻苗之悴獲茲嘉霔尚滋秋物之榮是荷靈休敢忘祇報

諸寺院謝雨文

比以常暘仰祈真廕果獲滂沱之澤大蘇焦旱之田敢

擇佳辰特申嚴謝尚期降祐常畀有秋

諸葛武侯廟祈雨文

天子以歲久旱所被者廣分命守臣禱其境内鬼神之有靈德在于人者維靈有志于民舊矣故敢以告尚其降鑒大施澤于四方以稱天子憂人閔雨之意

諸廟祈晴文

從涉歲以來自春徂夏久陰不解積雨已多今麥待燥而成粟待暘而種而雲屯尚密土潤方升民皆竊憂吏

用深惟百姓之困甚矣惟神得無念乎尚其開除山川相導出日俾歲無害為民之休

謝晴文

比苦雨淫惟為歲害蒙神之德賜以時暘今蠶麥甫成里閭相慶敢不嚴報尚祈終惠

諸廟祈雨文 諸寺改作敢干真覺伸布虔誠惟佛至慈與人為歸

今歲之初未慭雨澤然而麥纔溥稔蠶不甚宜則民之窮蓋可知矣今兹農望惟在秋成而溫風方騰旱氣彌

盛是用側身以懼有禱于神尚其降衷時賜甘霔俾歲無害亦神有依

雞山祈雨文

誌言衆山雲起此山無雲終不降雨衆山無雲此山雲起必降大雨是能為雨能為不雨在神而已今歲數不登而旱氣又作吏之不良無所逃罪民貧可閔神能為雨而不為是何情哉神其為民出膚寸之雲致數尺之雨使凶為穰以救民之急則此邦之人所以報事神者

子子孫孫其孰敢怠尚其念之無作神羞

諸廟謝雨文

比苦亢陽具陳致禱實蒙甘澤敢不昭報

洪州謁諸廟文

惟神播澤在人廟食茲土肇守藩之始敢脩禱謁尚祈靈德常庇斯民神於無窮亦永有賴

洪州謁夫子廟文

惟神播澤在人廟食茲土肇守藩之始敢脩禮謁永惟

聖德覆被無窮尚祈聖德啓牖學者

洪州諸寺觀祈晴文

佛有大慈速於善應人無常産理則難安惟穡事之將成而淫雨之不止腆然省懼豈敢皇寧葢兹疲瘵之民已岀旱災之後室家凋弊閭里愁嗟如復薦飢將焉託命今蚕稼甫畢晩苗方興窪下之田已傷稼穡亢爽之地實懼浸淫是敢䖍對睟容仰陳凈懇伏望廓山川之曀滯回日月之光華諧此順成湛然澄霽實其慧𩪓感

慰輿情諸觀云道實無方物來斯應民惟難保食足為先虔對上靈實緊真蔭謹詞諸廟云神實無方物來斯應民惟難保食足為先虔對至靈實緊妙蔭謹告

諸寺觀廟謝晴文

比虞水溢將敗歲功不自皇寧敢陳懇廹果蒙陰施即俾時暘田里歡呼粢盛有望惟神靈所以賜于人者豈愚足以當之尚兾餘休終成多稼民能自保神則有依

祭西山玉龍觀許真君

陰功及物靈德在天緬惟真馭之升實以中秋之序人

承餘烈歲歲即遺祠故兹守土之微敢體愛民之素俾往陳於薄具尚永庇於羣生

仲秋告祭諸廟文

歲在仲秋祀有常典維神邁德實庇此邦敢率舊章用陳明薦

諸寺觀祈雪文

窮臘未雪方冬尚溫人有疾癘之憂地無膏澤之潤職在綏撫心焉震慚敢祈膚寸之雲播為盈尺之瑞盪除

陰氣順致時寒使閭巷消厲瘥之菑田疇成多稼之利實依孚佑俯徇微誠

諸寺觀謝雪文

比緣窮臘之期久苦亢陽之沴敢徼靈施仰布愚誠蒙膏澤之應時致祁寒之協序人無疵癘之患物有豐成之祥實賴洪休敢忘昭報更祈密雪尚及餘冬

祭順濟王文

維爾有神克相王師章示見象皇帝侈神之德俾錫號

位秩尊禮盛非以序升今州遣從事即神之祠致皇帝命尚其欽哉以對休寵

福州謁夫子廟文

惟夫子之德仰之彌高夫子之言窮之益遠學者潛心庶幾髣髴某守邦之始躬即學宫敢脩禮謁尚其降鑒

福州謁諸廟文

維神作德自幽信于兹土人用報事秩祭有常𦀌甫此守邦敢修禮謁尚其降福終賚斯民

福州鱔溪禱雨文

嗟乎旱也誰則為之芃芃之稼將槁而萎嗷嗷之衆曷望而依維閩屬者寇賊之罹逮其既附我士已疲餘醜成羣百十睢睢跳踉出没負力乘巇亦有為渠諸偷所推相望棊布未受羈縻室家莫寧遠近並疑我畜以柔亦震以威從有法賞不從係縲或擾而序或就纆緻逮歲朔易謐定無遺山林夜行笑語追隨吾人即安含糗而嬉士馬亦奮桓桓騤騤天子聖德海邦是綏維此

海邦初亦難一作艱飢今寧宇矣師征始歸今食足矣廩實尚微若歲大熟如梁如茨如京如坻自公及私獄無訟繫里無盜鬩式于來世方始在兹今此大田既碩而齊俾不卒成孰忍為斯神有靈蹟國人所祇神有顯號天子所躋萎能起之槁能澤之胡寧有餘斂而不施我用卜日蚤僞以馳即告潭側尚其聽之攘除驕陽騰雲彌霓播為甘液霈洒淋漓俾農有秋百物是宜熄偷與爭長置刑笞人於報事豈有數思

諸廟禱雨文

常暘為沴將害農功夙夜懐憂不皇啓處敢徼靈貺時賜膏澤俾人獲濟惟神亦永有依

謝雨文

維閩之人前歳苦飢去歳苦盜足食而安期自今始而方夏旱暵懼害穡事玆余用稽于衆葢可以徼福於民者罔不馳告不敢愛力不敢寧居頼神之仁畀以膏澤自未至酉遠近周浹維歳大熟可立而需敢飭豆籩報

用典禮吏無明德而但知告其困急於神神既賜之其尚終惠

題禱雨文後

福州元豐元年戊午自四月甲子至五月辛巳凡十有八日不雨田已憂旱太守率屬吏士分禱諸佛祠迎像能致雨者陳之通路用浮圖法為道場率屬吏士羅拜以請丁亥夜五鼓出禱鱔溪屬吏士分禱羣望巳丑率屬吏士蔬食夜四鼓就城南近水祭告后土將為壇祭

龍庚寅蔬食如巳丑夜三更就壇壝刲鵝祭龍辛卯夜
五鼓就視牲血以法推之當得雨壬辰就紫極宫壇用
青童二十有八人更咒蜥蜴如古法癸巳分禱諸祠未
徧者取黄蘗山龍潭水置道場率屬吏士往請甲午又
往乙未夜二更得雨連三日夜遠近皆有餘益自辛巳
至丙申凡十有六日無日不致禱自丙戌至甲午四境
多得雨至丁酉乃皆有餘是日罷道場還所迎像及水
蜥蜴南澗之濵庚子遍祭謝欲知閩粤之間兼旬不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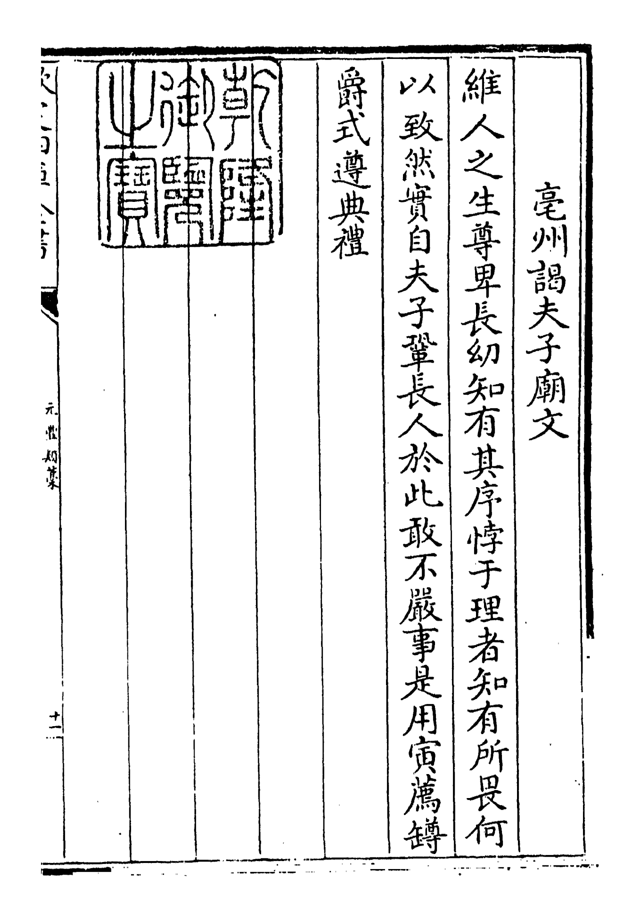
則已憂旱而請禱之為不誣也故刻其祝辭於石而并識之

明州脩城祭土神文

州有帝命繕治城墉得日之良肅工始事斯人允賴維爾土神尚其降休敢不以告

亳州謁諸廟文

維此譙郡年歲順而風俗厚者雖人之力實神之助肇擭守此土敢薦尊爵與人為福實待神休



亳州謁夫子廟文

維人之生尊卑長幼知有其序悖于理者知有所畏何以致然實自夫子輩長人於此敢不嚴事是用寅薦罇爵式遵典禮

元豐類藁卷四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元豊類藳卷四十一至四十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吴錫齡

謄錄監生臣王宮

元豐類藁卷四十一

宋　曾鞏　撰

祭文

秋賽

歲既順成時方揫斂神能施澤以及物人能備物以事神兹惟舊章夫豈敢怠庶其為福無斁於人

諸廟祈雨

今者盛秋已晚庶物將成矧茲麥苗實待雨澤而驕陽尚熾畏暑未消野有焦枯之憂人懷膏澤之望敢祈靈德俯狥輿情蕩蘊隆之菑以升嚴氣濡滲漉之施以遂嘉生實賴神休允諧衆志凡道觀云道雖至寂感無不通人雖甚愚誠無不獲祭詞同前改靈德作冲陰改神休作真工凡佛寺云佛莫大於慈悲在於利物人莫艱於稼穡必也趨時是仰神休用康歲事祭詞同改靈德作覺陰改神休作慧心

諸廟謝雨文

比籲衆情仰祈靈施果蒙薄雨小潤焦原已袪畏暑之

頒遂適戒寒之漸敢忘祇報更俟餘休克終措澤之祥俾獲有年之望

諸廟祈雨文

時寒未若雨雪尚愆麥有立苗之艱人違墐户之適敢依靈德洊致勤誠惟順導於太和俾霈施於膏澤克諧衆望實賴陰休

諸廟謝雨文

比者愆陽再徼靈施蒙報如響得雨應時澤潤焦枯蕩

除煩鬱物有豐成之望人無疾癘之憂敢忘大恩尚覬終惠

祭勾芒神

宿官於木用事在春敢奉歲祠庶為民福

慈聖光獻皇后百日轉經疏

至恩難稱欲報者惟盡於精誠大覺可依有禱者必蒙於善應敢緣慧力輙罄愚衷伏以大行太皇太后淑聖在躬聰明先物儀刑宮壼德大而不矜鎮撫國家功崇

而不伐未窮遐算奄背盛辰皇帝陛下務極孝思永懷
慈蔭內遵喪紀不緣易月而斷恩外異寢園特以因山
而建號矧惟臣庶實自生成雖銜有慟之情未識論酬
之所是資佛果少即人心伏愿克配坤元寧至神於不
測寢昌天極介景德於無疆實賴梵因允諧衆望

諸廟祈雨文

民之艱於稼穡賴歲屢豐得以足衣食而償其力吏亦
得以無所事於勤而偷祿本茲春仲麥苗滿野得雨而

成則民得以繼其豐年之樂而吏亦得豫其幸神之食於此土為能澤於斯民也故敢以告尚其賜之以稱人望

諸寺觀祈雨文

春氣已中農功方急而膏澤未洽土脉尚乾敢恭致於精誠用仰祈於覺（道改覺作真）蔭尚其降雨俾獲有年

諸廟春祈文

神之於人能康歲時而阜庶物故人得以歲時備物以

事神今茲春仲敢遵常典神可不懋以無廢其康阜之功則人敢不盡以無斁於事神之禮

祭土祈雨文

農勤甚矣歲既暮春麥待雨而成菽粟待雨而種而旱暵為虐人用憂嗟今將為壇象龍以禱是用先事告爾土神尚其降休無咈人望

祭五方龍祈雨文

龍之變化無方而其有功於人者則在於能興雲雨鳴

呼今旱甚矣是用稽古爲爾某龍之象位于某方薰祓以禱爾尚圖厥職其亟以時肆爲膏澤以大施于此土無忝厥應俾有後羞惟爾有神亦尚永有依歸

太清明道宫祈雨文

旱踰時矣麥既萎死而菽粟未種皇帝憂勞遣吏分禱尚其致雨無俾歲害允兹東睠實在靈德

諸廟謝雨文

維歲大旱蒙賜甘雨窪邪之麥冀可以蘇菽粟之田有

望自此實神之德敢忘昭報尚其終惠俾獲有秋

諸寺觀謝雨文

氣之不若旱實為菑蒙在正陽界之甘澤維靈休之所自豈昭報之敢忘俾獲有秋尚賴終惠

太清明道宮謝雨文

旱久未解詒上之憂得雨應祈曾不旋日焦萎可起種藝可施實惟靈休副此東睠尚其終賜俾獲有秋

亳州明堂後祭廟文

維季秋辛巳天子宗祀英宗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既成禮乃詔天下徧祭于羣神故州得以衆羞醪酒祗薦祠下神其誕降嘉福無有不暨以稱天子所以事神愛民之意

哀詞

蘇明允哀詞

明允姓蘇氏諱洵眉州眉山人也始舉進士又舉茂才異等皆不中歸焚其所為文閉戸讀書居五六年所有

既富矣乃始復為文葢少或百字多或千言其指事析理引物託喻侈能盡之約遠能見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煩能不亂肆能不流其雄壯俊偉若决江河而下也其輝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其畧如是以余之所言於余之所不言可推而知也明允每於其窮達得喪憂歎哀樂念有所屬必發之於此於古今治亂興壞是非可否之際意有所擇亦必發之於此於應接酬酢萬事之變者雖錯出於外而用心於內者未嘗不在

此也嘉祐初始與其二子軾轍復去蜀遊京師今參知政事歐陽公修為翰林學士得其文而異之以獻於上既而歐陽公為禮部又得其二子之文擢之高等於是三人之文章咸傳於世得而讀之者皆為之驚或歎不可及或慕而效之自京師至於海隅障徼學士大夫莫不人知其名家有其書既而明允召試舍人院不至特用為秘書省校書郎頃之以為霸州文安縣主簿編纂太常禮書而軾轍又以賢良方正策入等於是三人者

表見於當時而其名益重於天下治平三年春明允上其禮書未報四月戊申以疾卒享年五十有八自天子輔臣至閭巷之士皆閗而哀之明允所為文集有二十卷行於世所集太常因革禮有一百卷更定謚法二卷藏於有司又為易傳未成讀其書者則其人之所存可知也明允為人聰明辨智過人氣和而色温而好為策謀務一出巳見不肯躡故迹頗喜言兵慨然有志於功名者也二子軾為殿中丞直史館轍為大名府推官其

年以明允之喪歸葬於蜀地既請歐陽公為其銘又請予為辭以哀之曰銘將納之於壙中而辭將刻之於冢上也余辭不得已乃為其文曰

嗟明允兮邦之良氣甚夷兮志則彊閲今古兮辨興亡驚一世兮擅文章御六馬兮馳無疆决大河兮嚙扶桑粲星斗兮射精光衆伏玩兮雕肺腸自京師兮泊幽荒矧二子兮與翺翔唱律吕兮和宫商羽我我兮勢方飈孰云命兮變不常奄忽逝兮汴之陽維自著兮暐煌煌

在後人兮慶彌長嗟明允兮庸何傷

吴太初哀詞

吴太初象先令為單州單父人父祐之從事廣州勤事死州瘴沴地象先以喪至州下亦死年三十一歲三試於禮部不中余與之善後七年其弟景初來視余於臨川慶歷六年也余思象先如初失之為之追考其為人為辭以哀之曰

越山如鱗兮達海而窮勢阻以偏兮毒潜其中子之自

重兮卒與子逢我知子初兮其父之從為其子孤兮吾未之信孰神之背兮又速子終嗟嗟乎然兮維戚吾衷維子之生兮順祥于宫父母之歡兮兄弟以雍出與人遊有守有容其材甚良兮剖劂又工一日而棄兮卒偶蒿蓬云誰不死兮萬古一空吾辭傳子兮無有春冬子天且屈兮猶壽而隆

王君俞哀詞

京師多尊官要人能引重後輩公卿家子有賔客親黨

之助略識文書章句輒出與寒士較重輕錙此名稱多歸之而主陛紬者因得與大位君俞在京兆門外不交人事讀書慕知聖人微言大法之歸趣孜孜忘晝夜寒暑之變其為辭章可道恥出較重輕漠然自如錙此名與位未充也慶歷元年予入太學始相識館余於家居數月相與講學會余歸遂别常愛君俞氣貌端然雖燕休未嘗慢在衆中恂恂或不知其朝士也至相與言天下士白黑無所隱其方且勇亦少及也太夫人素嚴君

俞怡怡奉子職退事寡嫂無間言畜妻子不驕為家不問田宅平居無褻私流侈之好以其年某月疾遂不起始丞相冀文穆公無主祀拔君俞以託其後君俞亦盡誠奉之兹可以不墜矣今太夫人年高而天奪君俞之命是於君俞之心不為大恨歟夫為人如前之云而不享於貴且壽曾未少施其所學又負其所承之心是於衆人之情不能泯哀也况重以相知其悲塞可勝乎作辭以泄其哀且系曰君俞姓王氏諱寅亮官至殿中丞

年二十六云

維相其初兮擇嗣于宗君禔而秀兮乃立于宫廟門有戟兮祭祀以時相不失託兮君無墜恭庭闈樂康兮妻子不驕又事寡嫂兮端其服容衆人翦翦兮趨慕要津我躬處方兮不夸以從詩書百家兮其博而淆我講其疑兮往趨于中雖裕於心兮不耀其華惟友則信兮其位未充方期顯行兮羽儀于世孰尸變化兮亟畀之凶汹穆無端兮莫敢貴辭維舊友知兮哀攬余胷老母無

撫兮少婦失依頼有息子兮可望其隆嗚呼哀哉兮子
悲曷勝託辭于牘兮恨與天終

元豐類藁卷四十一

元豐類藁卷四十二

宋　曾鞏　撰

誌銘

虞部郎中戚公墓誌銘

余觀三王所以教天下之士而至於節文之者知士之出於其時者皆世其道德葢有以然也去三王千數百年之間教法既已壞士之學行世其家若漢之袁氏楊

氏陳氏唐之柳氏其操義風槩有以厲天下矯異世否耶以余所聞若宋之戚氏其事可以次叙焉公其冢子也叙曰公宋之楚丘人大父諱同文唐天祐元年生歷五代入宋皆不仕以文學義行為學者師歿其徒相與號為正素先生後以子貴贈兵部侍郎考諱綸事太宗真宗以賢能為樞密直學士與其兄職方郎中維以友愛聞祥符天禧之間學士以論天書出而郎中亦舉賢良不就以為曹國公翊善不合去葢自父子兄弟之出處如此學士後以

子貴贈司徒公諱舜臣字世佐司徒之少子也恭謹恂恂
舉措必以禮擇然後出言與其兄某官舜賓某官舜舉復
以友愛能師其家有先人之法度開自天祐至今百有五
十餘年天下六易士之名一能守一善或身不終或至子
孫而失者多矣而戚氏之世德獨久如此何其盛哉然世
之談者方多人之賢子愉孫隆名極位世世尚德者以為
能守其業是本何理哉公少以蔭補將作監主簿然三十
猶在司徒之側司徒終而貧乃出監雍丘稅又監衢州酒

遷知舒州太湖縣兼提舉茶場治有惠愛民乞留詔從之復三年乃得代獻詩言賦茶之苛歲用萬數願棄勿採以感動當世歸監在京鹽院言鹽之利宜通商聽之出通判泗州能使轉運使不得以暴斂侵其民而民之養其父者得以其義貸死又通判濮州當王則反於貝濮民相驚且亂公斬一人揺濮中者驚乃止已而提點刑獄以為功得改官公不自言轉知撫州其治大方務除苛去煩州之詭祠有大帝號者祠至百餘所公悉除之民大化服從

知南安軍至未及有所施爲而公葢已病矣以皇祐四
年六月七日卒於官年五十有七自主簿凡十一遷其
官至尚書虞部郎中公濮州之歸也以其屬與公之配
陳氏凡十三喪葬宋之北原皇祐六年正月八日公之
子師道遂以公從陳氏葬戚氏者衛之大夫孫文子食
於河上之邑曰戚爲姬姓之後至後世失其所食邑而
更自别曰戚氏漢有以郎從高祖封臨轅侯者曰戚鰓
鰓侯四世而失梁有以三禮爲博士入陳卒者曰戚袞

衮稱吳郡鹽官人侍郎之曾祖曰遠祖曰琮父曰圭其譜曰琮自長豐之戚村徙居楚丘故今為楚丘人此戚氏之先後可見者也觀公之守其業者可以知其恭觀公之施於事者可以知其厚矣然人亦少有能愛之者葢世之為聰明立聲威者荒誕悖冒無不遇於世至恭讓質直不能馳驟而遇困躓者獨不可稱數余甚異焉夫赴時趨務則材者固亦重矣而立人成俗則潔身積行豈可輕也哉然時之取舍若此亦其不幸不遇處之

各適其理也銘曰

隆隆戚宗自姬出臨轅鹽官輝名實侍郎家梁自祖琮逵世恬幽樹儒術司徒郎中藝且賢詆符繩公事魁崛恂恂南安得家規莊容岦辭若遵律盛哉世徽後宜闡刻銘方珉告幽室

戚元魯墓誌銘

戚氏宋人為宋之世家當五代之際有抗志不仕以德行化其鄉里近遠學者皆歸之者曰同文號正素先生

贈尚書兵部侍郎有子當太宗真宗時為名臣以論事激切至今傳之者曰綸為樞密直學士贈太尉有子恭謹恂恂不妄言動能守其家法葬宋之北原余為之誌其墓者曰舜臣為尚書虞部郎中元魯其子也名師道字元魯為人孝友忠信質厚而氣和好學不倦能似其先人者也葢自五代至今百有六十餘年矣戚氏傳緒寖遠雖其位不大而行應禮義世世不絶如此故余以謂宋之世家也元魯自少有大志聰明敏達好論當世

事能通其得失其好惡有異於流俗故一時與之遊者多天下聞人皆以謂元魯之於學行進而未止意其且壽必能成其材不有見於當世必有見於後孰謂不幸而令死矣故其死也無遠近親疎凡知其為人者皆為之悲而至今言者尚為之慨然也元魯初以父任於建州崇安縣尉不至以進士中其科為亳州永成縣主簿以親嫌為楚州山陽縣主簿嘉祐六年三月二十九日以疾卒於官年三十有五娶陳氏內殿承制習之女再

娶王氏參知政事文憲公堯臣之女有子一人皆先元魯死而元魯葢無兄弟嗚呼天之報施於斯人如此何也元魯且死時屬其僚趙師陟乞銘於余師陟以書來告余悲元魯不得就其志而欲因余文以見於後故不得辭也以熈寧元年某月某甲子葬元魯於其父之墓側以其配陳氏王氏祔將葬其從兄遵道以狀來速銘

銘曰

行足以象其先人材足以施於世用而於元魯未見其

止也生既不得就其志死又無以傳其緒𥂕以告哀納銘於墓

尚書都官員外陳君墓誌銘

尚書都官員外郎權知泉州事陳君諱樞卒於位其孤斆以君之喪歸葬於湖州長興縣尚吳鄉雉山原前葬其弟杞以書之亳州乞銘於南豐曾鞏蓋元豐元年鞏為福州充福建路兵馬鈐轄奏疏曰臣所領內知泉州事尚書屯田員外郎陳樞資性純篤治民為循吏積十

有五年不上其課故為郎久不遷方朝廷抑浮競尚廉素之時宜蒙特詔有司奏樞課優進其官以奬恬退於是天子特遷君尚書都官員外郎誥曰吾寵樞也所以戒奔競明年六月甲子君以疾卒享年若干又明年八月甲寅廼葬君事親以孝聞為人恂恂蹈規矩有善不自伐於勢與利無秋毫顧計心於義所在侃然自任人莫能及也為吏去觚角絀雕琢以平易敦樸為務於刑寧失有罪惟恐傷人於賦役度所不可蠲除者然後調

發與民為期會未嘗取疾爭先其為民去害興利若疾痛嗜欲在已所至必興學校以教化為先初尉鄱陽令得盜五人屬尉使為功君辭不受及令宜黃宜黃在窮絕山谷之間舊令無顯者至君為之名常出衆上令旌德亦然旌德之民歲輸米於太平州蕪湖縣倉路回遠費甚君請輸錢以使民譙縣民輸麥於鄱陽倉以供漕輸豆於會亭倉以給驛行者君復請輸錢以糴供漕以直給驛行者各得其所便罷縣民絕橋閉門留君以間

乃得去泉州歳凶君築室止窮民飢者給食病者給醫人忘其窮使者蒐兵於閩以益戍廣西君建言兵當蒐者父母老或疾至無他子皆可聽免詔定著於令余嘗聞繁昌有大姓殺人州縣不能正其罪君時令旌徳或從其獄屬君君驗治僮客盡得其隱伏殺人者論死人以為盡其情又聞君之令旌徳也州有所賦調他縣皆奉行至旌徳令獨計曰非吾土之所有也非吾人之所堪也不敢以賦民爭或至十反守恚出語詆君君益爭

州聽然後止最後聞泉州旱君圖所以賑民者欲預為具或譏君近名君不為動此君之事余得之於耳目者也昔司馬遷記前世循吏下上數千載所列叙者五人詳者人數事略者一二事而已今余所論次君事與前所記五人者相似否必有能識之者君之事多矣然猶為所記所試者小也令所試者大則其事可勝傳邪君字慎之湖州長興人曾祖彥夔祖文倚考迪贈尚書屯田員外郎君進士及第初尉饒之鄱陽用薦者令撫之

宜黄避親嫌令宣之旌德用薦者遷秘書省著作佐郎知亳之譙縣英宗即位恩遷秘書丞從簽書資州判官廳公事遷太常博士今上即位恩遷尚書屯田員外郎用薦者知越州司録未至丁父憂服除授三司鹽鐵判官未至丁母憂服除驛召對崇政殿以為提㸃淮西刑獄公事願得治一州徙權發遣明州事未至又徙泉州留再任以疾請致仕未報而卒母綦氏綦縣太君娶趙氏綦縣君又娶劉氏吏部員外郎述之女綦縣君又娶石

氏其縣君一子嗀也君既行治高世皆以謂宜不次用

而任事者亦意嚮君為尤甚然不得卒至中壽而用止

於此其非命也夫余與君好為最久故不辭而銘君墓

辭曰人孰宜之以夷易也物孰誠之以樸質也所處而

安絀外累也所守而固篤自强也古有循吏其尚似也

詩以銘之其常存也

故翰林侍讀學士錢公墓誌銘

公錢氏也故為王家有吳越之地五世祖鏐號武肅王

高祖元瓘文穆王曾祖儼昭化軍節度使祖昭慈贈左衛將軍考順之左侍禁閤門祗候贈尚書刑部侍郎公應說書進士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皆中其科歷宣州旌德縣尉大理寺丞殿中丞太常博士尚書祠部度支司封員外郎工部郎中換朝奉大夫充國子監直講編校集賢院書籍遷祕閣校理選為修英宗實録院檢討官直舍人院同修起居注遂知制誥直學士院遷樞密直學士翰林侍讀學士嘗通判秀州知婺州入判尚書

考功改開封府判官出知鄧州入判尚書吏部流内銓
兼判集賢院又兼判禮部權知開封府數請去得知審
官東院兼判軍器監兼提舉司天監公事公幼孤家貧
母嫁既長還依其族之大人刻勵就學并日夜忘寢食
於書無所不治已通其大旨至於分章別句類數辨名
叢細委曲無不究盡具見於文辭閎放雋偉故出而與
天下之士挾其所有較於有司常出衆上以其故名動
一時其為尉及為秀婺鄧州皆有治行秀州擊奸仆强

果於力行娶鄧更革弛壞理具設張為直講以能教誘學者歸之為校理屬英宗之初慈聖光獻皇后聽政公三上書請還政天子為吏部謹繩墨選者稱其平為開封以慈恕簡重為體不求智名以投世取顯為公屬者有不與公合然公遇之未嘗有厚薄意士以此多公而為屬者後卒亦心服也公於衆不矯矯為異亦不翕翕為同以其故人莫能親疎至於勢利之際人所競逐公方隤然跡與衆遠故雖有夸者亦不以公為可忌也公之

為判官也府嘗有獄或探大臣意謂欲有所附致公不為動徐論其意而已公平居樂易無崖峅及至有所特立人固有所不能及者類如此也公為人謹畏清約與人交淡然久而後知其篤也公之先旣籍疆土歸天子其後至照化守和州十有八年以卒詔葬和州子孫因家焉至公始葬其母於蘇州吳縣龍岡村之天平山故今又為蘇州人公諱藻字純老封仁和縣開國伯賜服金紫年六十有一元豐五年正月庚寅卒於位其年其

月某甲子葬天平山從其母永嘉郡太君丁氏之兆公妻孫氏泰興縣君男曰某曰某早世曰皐某官孫曰某某官公卒上馳使臨視其家知其貧特賜錢五十萬而官其弟若子孫凡三人公與余嘗為僚相善其且歿以遺事屬余而其家因來乞銘銘曰

錢姓武王五世之孫開迹東南以學以文學則知經文則能賦矧曰方聞揚聲天路廼校中書廼掌帝制廼列禁林從容諷議治已伊何維清而直治人伊何維簡而平人以

怒遷公能自克人以利回公能不惑士夫所望天子所器胡不百年胡不三事龍岡之宅考卜維新公安於此尚利後人

刑部郎中致仕王公墓誌銘

君諱逵字仲達家晉陽其譜云隋文中子通之後唐季避亂家濮陽故今為濮陽人曾祖考温祖考名犯濮王諱考翰贈尚書工部侍郎君幼學於母史氏聰警絶人及長學於侍御史高弁天禧三年及進士第為廣濟軍司理參軍母喪去姜遵知永興軍府事取君主萬年簿

萬年令免官君行令事大去舊弊王文康公代遵與安
撫使王沿轉運使李綺皆薦君宜令萬年詔特以為試
祕書省校書郎知縣事後不得為例晏殊為三司使奏
君為三司檢法官李諮代殊會天聖十年掖庭火諮任
公具材治宮室五日而用足仁宗聞而嘉之遷祕書著
作佐郎王駿知益州取書簽書節度判官廳公事遷祕
書丞通判益州事遷太常博士新都里胥捕罪人殺之
獄具當死君求得其情為奏讞里胥得不死蜀人以為

德入為開封府推官賜緋衣銀魚府史馮士元家富善
陰謀廣市邸舍女妓以啗諸貴人一時多與之親會士
元有罪繫獄君治之竟其事及諸貴人以其故多得罪
去者或謂君禍自此始也君笑曰吾知去惡人耳出為
湖南路轉運使蠻人歸附遷尚書祠部員外郎坐小法
知處州池州福州揚州江南西路轉運按察使遷尚書
刑部員外郎按知洪州卞咸抵其罪改荊湖北路轉運
使初諫官李京嘗奏君其事及是京以言事斥監鄂州

稅聞君至移病不出君要諭之曰前事君職也於人何負哉卒與之歡甚京死又力賙京家而奏官其子改河東轉運使賜紫衣金魚坐小法知光州逾日遷尚書兵部員外郎徐州知州是時山東大饑君所活數萬人收遺骸為十二冢葬之亦數萬是時富丞相為京東東路安撫使自為文祭其冢明年遷尚書工部郎中淮南轉運使歲饑又多所全活就加直昭文館知越州浙東兵馬鈐轄遷尚書刑部郎中判刑部加直龍圖閣知荆南

府荆湖北路兵馬鈐轄濬渠水利又開新河通漕公私便之請知兖州坐法免起知金州提舉兖州景靈宫知萊州遷尚書兵部郎中知西京留守御史臺提舉崇福宫皆不赴遂乞致仕居鄆州熙寧五年四月癸亥終於鄆州昭慶坊之私第享年八十有二有文集五十卷君娶朱氏賈氏高氏高氏封長安縣君其父弁君所從學者也皆先卒有子五人子駿衛尉寺丞子淵鄆州壽張主簿子建河南伊闕尉子皐子英未仕也女七人適靳

州黄梅令李綱尚書職方員外郎馬淵右班殿直侍吴珪進士程行大理寺丞劉士郃鄧州穰縣主簿李毅進士張伉君為人志意廣博好智謀奇計欲以功名自顯不肯碌碌所至感令大行遠近皆震然當是時天下久平世方謹繩墨蹈規矩故其材不得盡見於事而以其故亦多齟齬至老益窮然君在撼頓顛躓之中志氣彌厲未嘗有憂戚不堪之色盖人有所不能及者也君尤篤於好善一時與之遊者皆當世豪傑知名之士若子

者亦君之所厚故君之葬其子來屬以銘而予不得辭也君葬於其卒之歳其月某甲子而墓在鄆州之某鄉某原銘曰

維特才志横出世拘牽困羈馽見事為萬之一形則潛名不没

司封郎中孔君墓誌銘

君姓孔氏諱延之字長源幼孤自感厲晝耕讀書隴上夜燃松明繼之學藝大成鄉舉進士第一遂中其科授

欽州軍事推官杜杞之使南方誅歐希範蒙趕君策畫居多其書奏謀議皆君為屬草稾監杭州龍山稅知洪州新建縣又知筠州新昌縣還朝會開封界中治孟陽河中作而開封奏可罷御史與開封爭不決詔君按視君言費已鉅成之猶有小利遂從君言知封州即用為廣南西路相度寬恤民力所更置五十五事弛役二千人使者欲城封州君爭以謂無益乃不果城遷為廣南西路轉運判官辭母老不許廣西人稀耕者少而賦糴於

民歲有至六百萬石程督與稅等然不過能致數十萬石而止君計歲糴二十萬石而足高其估以募商販不賦糴於民初儂智高平推恩南方補虛名之官者八百人多中户以上皆弛役役歸下窮君使復其故欽廉雷二州蜑户以採珠為富人所役屬君奪使自為業者六百家皆定著令交阯使來桂州陰齎貨為市須負重三千人君止不與使由此不數至雷州並海守方俔為不善官屬共告之俔要奪其書悉使官屬并拏繫獄晝夜

榜笞軍事推官呂潛以瘐死君馳至取倪屬吏縱繫逮者七百餘人倪坐法當斬亦以瘐死人讙呌感泣聲動海上改荆湖北路提點刑獄即本路為轉運使罷鼎州六塞歲戍土丁千餘人提點刑獄言溪洞南江宜麻稻有黄金丹砂之産遣人諭禍福以兵勢隨之可坐而取也君奏以為不可乃止之召為開封府判官以母老辭知越州州移知泉州以母老辭改知宣州未至言者奏越州鹽法不行故課負坐罷宣州而課法以滿歲為率歲

終越之鹽課應法乃以君爲權管勾三司都理欠憑由司出知潤州未行暴得疾卒京師熙寧七年二月癸未也年六十有一自欽州九遷至尚書司封郎中賜服緋魚君之得見於用掇其大者如此君氣仁色温寡笑言言若不能出口及見義慷慨辯且强也方徵時已數劇切上官無顧避及老益自强守所聞於古不肯苟隨以故齟齬一不以易意君事母孝持已約與人交盡其義其於恩尤至也治人居官一以忠厚不矜智飾名噫可

謂篤行君子矣其家食不足而俸錢常以聚書至老讀書未嘗日廢也工於為文諸子皆自教以學子多而賢天下以為盛云君臨江軍新淦縣人孔子之後四十七世孫曽大父令倩大父文質考中正母劉氏君登朝考贈光禄卿母封仁壽縣太君娶楊氏封仁和縣君有子七人文仲台州軍事推官武仲江州軍事推官平仲衢州軍事判官和仲進士義仲太廟齋郎餘早卒女三人嫁襲慶軍節度推官曽凖吉州吉水縣主簿應昭式進

士蔡公彥孫男女八人初君樂江州之佳山水買宅將居之故其子以八年九月乙酉葬君於江州之德化縣仁貴鄉龍泉原以楊氏祔君有文集二十卷其子以余與君為最舊來乞銘銘曰

有綽厥政流播在民有蔚斯文薦美於身孰委於外不源於內於內曷以以其豈弟其立桓桓不回不倚施不盡有子則多賢曷久厥問閟辭幽阡

都官員外郎曾君墓誌銘

君曾氏諱誼字子常建昌軍南城人曾祖暹祖士宗考充贈殿中丞君進士及第補洪州新建縣主簿循州龍川令知筠州之上高臨江軍之新淦舒州之桐城三縣提舉江南東路常平倉兼農田水利差役事權知楚州歷秘書省著作佐郎至尚書都官員外郎君生而好學其家學者自君始博聞强記明於大體善屬文一時名出衆右其家故貧然君為人節廉自重罷吏歸常闔門居不與人事或日昃不得食晏如也為吏平恕質慤務

在愛人不為刻察所歷縣稱治江東同職欲增賦役錢於民君爭不能得自請罷去遂知楚州楚饑四方之船粟載而至者市易吏定取價賤予價貴討其贏取於民而粟未嘗出納也販者為不行人以乏食又取民之食其仗者錮於官禁不得私粥市井騷然君初止之不變則按致之法朝廷他吏覆視不能易君言市易吏得罪免君益不合卒以他法罷既去而楚人思之既死楚之人迎哭其喪甚慟至今言治楚者以君為不可及也君平

居恂恂持甲及遇事不奪其守如此君熈寧九年四月癸巳卒於開封府咸平之驛舍年五十有一明年某月某甲子葬於南城之某鄉某原子景初景倩景融景裔景融景初早世女嫁袁州萬載令董沂進士夏時中陳卞母鄭氏崇德縣太君妻傅氏仁壽縣君銘曰

江東之議不俛而隨山陽之治達世所馳有挾之强以弱犯之有醜之正以獨守之彼不我與我不爾欺尚告厥志作此銘詩

王容季墓誌銘

容季王氏諱冏其先太原人中徙河南其後自光州之固始徙福州之候官徙候官者五世矣曾大父諱廷金仕閩王為遠安軍使大父諱居正贈祕書丞考諱平為侍御史葬潁州之汝陰故今為汝陰人容季嘉祐六年進士及第主蔡州之新蔡縣簿治平某年某月某甲子卒於家年三十有二熙寧某年某月某甲子葬汝陰旌義鄉衆義營侍御府君之兆母曾氏金華縣君尚書刑

部郎中集賢殿修撰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𦵏國公
𦵏之女妻賈氏尚書司門郎中昌期之女男女二人男
曰𦵏始若干歲容季孝悌純篤尤能刻意學問自少已
能為文章尤長於叙事其所為文出輙驚人為人自重
不馳騁衒鬻亦不孑孑為名日與其兄講唐虞孔子之
道以求其內言行出處常擇義而動其磨礱涵養而不
止者吾未能量其所至也不幸其志不就其材未試而
短命死矣初容季之伯兄回深甫以道義文學退而家

居學者所崇而仲兄向子直亦以文學器識名聞當世容季又所立如此學士大夫以謂此三人者皆世不常有籍令有之或出於燕或出於越又不可得之一鄉一國也未有同時並出於一家如此之盛若將使之有為也而不幸輒死皆不得至於壽考以盡其材是有命矣而命之至於如此何也初子直之遺文深甫屬予序之數年又叙深甫之文復數年耳容季葬有日其仲兄固予堅又屬予銘其墓而且將叙其文嗚呼非其可哀也

夫銘曰

學足以求其内辭足以達其外守之用剛養之用晦如泉之進如木之升奄焉以止不究其成維友作詩以永厥聲

元豐類藳卷四十二